

周昌谷谈艺录

陈清狂
编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福建美术出版社

周昌谷谈艺录

陈清狂 编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福建美术出版社

FUJIAN FINEART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周昌谷谈艺录 / 陈清狂编. — 福州 : 福建美术出版社, 2013.6

ISBN 978-7-5393-2893-5

I. ①周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书画艺术—艺术评论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J212.05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33046 号

周昌谷谈艺录

编 者: 陈清狂

责任编辑: 卢为峰 蔡晓红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6 层

邮 编: 350001

服务热线: 0591-87620820 (发行部) 87533718 (总编办)

经 销: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福建省金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×1194mm 1/32

印 张: 3.75

版 次: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93-2893-5

定 价: 28.00 元

前 言

周昌谷先生与我同年同月生于 1929 年己巳 9 月，他大我十天，我尊其为兄长。一见交为莫逆，情逾手足，推心置腹，无话不谈。

他为人正直，一生忠于艺术，谦虚谨慎，忧国忧民，真诚待友，处处为他人着想。他重义气，讲情分。多次对我说：“人不负我，我决不负人！”

己未 5 月，他寄我七言绝句《洒骨》：

我死后，请将我的骨灰洒在我家乡雁荡山大龙湫瀑布下的水潭里。

热血难酬积疾深，龙湫洒骨复何寻。

但凭万丈悲鸣水，寄我绵绵爱国心。

其拳拳热爱家国之情，跃然纸上。不想一语成谶，一个仁慈宽厚而又嫉恶如仇的天才艺术家，几经磨难，历受摧残，含恨溘然长逝，令人怆然坠泪。

丙午动乱伊始，他罹患肝病，长年住院治疗。

可他在杭州，我在福州，关山远阻，只得寻找机会每年到杭州看望他一两次，窃窃私语多半在医院病房里。平日间仅凭鱼来雁往，相互慰藉。他病重时候即便不能握笔手书，仍以口述请护士代笔。每回接到此种信件，都叫我泪湿纸上。“知君五脏伤三脏，始信天公妒汝才。”

周先生来信涉及面甚广，有关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哲理、美学等等；有时也谈论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现象；还有报告病况，要我购买厦门片仔癀和美国治肝药品之类。除涉及政治时弊的 10 多封我阅后随手烧毁外，尚有他的书信 230 多通。

自我退出江湖后，不欲外出交游，暇时披读亡

友书札，见其中有太多很有见地的朴素简约箴言妙语，直率坦荡，知无不言，诲人不倦，太多可学，可记。遂伏案摘录有关谈论诗书画印部分。原文照抄，备份存档。约略按来函先后随见随录，居然有二万三千八百多言。

今应浙江乐清市周昌谷艺术馆之请，全文悉数奉上，公之于世。温州乐清有此一所艺术殿堂，周昌谷灵魂永生，其艺术精神必将传承远播。相信了解、研究雁荡之子周昌谷的人，定会越来越多。

周先生离世时仅 57 岁，迄今已 27 年。当含英嫂子电报噩耗，我如遭五雷轰顶，双目模糊，泪水直流，含泪挥写，哭昌谷兄挽联：“十年卧烟霞尽寄诗书画印；一脏伤性命犹怜骏马美人。”

这也是今日愚弟给贤兄最后一张纸，如今阴阳两隔，音书难寄，说不完的知心话儿，只待梦里相逢。

一想起他抱病之躯，不厌其烦为我指迷解惑，题字作画，倡和诗词，二十多年间写了数十万字的

信，肝胆相照，直陈己见，毫无保留地解下金腰带给我，不禁泪水又夺眶而出，弟感愧何似啊，我的恩兄！

陈清狂

2013 癸巳清明前夕

周昌谷谈艺录

24 年（1962—1986）手札辑录

一

诗书画印，均为爱好，而均为野狐禅，能博一笑则已幸甚。

二

唯弟仍少画，亦不滥画，否则与人与己均无好处。

三

弟为 1929 年 9 月 11 日生，若兄写为夏历，则弟长 10 日了。

病中万念俱灰，终日摩挲兄所赠之石，亦为一乐事。

近日病情略有好转，有转机。

四

弟诗书画刻之外，别无所好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曾旧藏较佳之石约一百方，后散失半数，现又聚约一百方。唯石质佳者只二三十方。您所赠三方，为弟品种中所无，此芙蓉石及掘高山黄入弟石中亦为第一流者也。弟喜爱玩石，因为浙人，对寿山亦不甚了解，年前曾见陈子奋先生所著《寿山石小志》，才知寿山佳石之多，美不胜收。

五

所惠照片，十分谢谢，得睹我兄华采。前见文字以为老成持重，现见照片则风华正茂了。

六

先生诗作极为老练，风趣横生，于平淡中见天真，
诚佳作也。

七

先生所作金石，涉及各派，博学多能，亦弟所悦服
者。弟亦有所刻，唯野狐禅，来日出院回家，再拓印呈
上请正。

八

先生上次所赐掘高山黄及白芙蓉，现在病院床头，
终日摩挲，爱不释手，亦病中苦中作乐也，盖先生所赐焉。

弟不欲夺人所爱，亦不作贪得无厌者流。造物之无
尽藏，岂人能俱得之乎。玩物取乐，不能被物所玩，否
则，丧志了。先生以为然否？

九

见先生诗良有启发，现奉上小诗二首，多请削正。
又旧有南游草及西行记，作画之余亦有诗数首，现将能
背诵者抄录二首，奉呈请正。弟读书不多，见识不广，
技痒献丑，有污尊目，请勿见笑。他日出院“谢落梅花
楼赠石”二首当重写于宣纸上再寄先生。

《病中得落梅花楼赠石，诗以谢之》

南天洒落梅花瓣，片萼香分到竹窗。

展射虹霓迷我眼，梦魂直欲渡闽江。

《落梅花楼赠石，玲珑剔透，有诗纪之》

神采晶莹冰涧水，风华潇洒碧山云。

无量数补天余石，最可人处有此君。

遥寄 落梅花楼主人吟正

十

日前为吾兄作一墨卷，本要家人带自刻的印章来，
印上起首、名、字、闲章各印，这样诗、书、画、印，

就齐全了。不想昨日家人来云：运动即将开始，或者资产阶级暴发户将另一些人推出来作为目标，所以要我不必作画，并将我笔墨收去，图章当然不带给我。我就将钱君匋先生所刻寄到医院的三颗印盖上（用的是收发室的印泥）这样就不能四全，只三全了。……我怕运动起来，连此墨卷您还没有看见，就已成灰。倒不如先寄您，将来东西没有了，这点心意您总能得知的。因其中有诗，望不必示人，怕多事也。虽然我是爱党爱国的人，如果人家一定要断章取义，可能要吃眼前亏，当然您可以作证，此诗是由“石头”开始的。以后运动来了，望兄见机行事，如果必要烧掉它也无不可，只要我病好，今后自问是可以画得比此卷好一些的也。

弟诗书画印望我兄多多指教为幸。笔墨收去后，弟又将重摩挲兄所赠石过日子了。

十一

兄的诗甚清丽，人定乐观，弟诗太悲。

十二

兄之诗清新秀丽，朗朗上口，不若弟之肝火旺，可佩可佩！

十三

您诗清新秀丽，风格很好，望兄多作此等风格之诗，可能延年益寿。所以伤感诗后可少作一些。这倒不是怕您作得好，弄得我无处去哭，一笑，真苦中作乐也。

十四

兄诗极佳，第一首及第三首更好，比弟的好多了。但弟前似曾提到兄诗原清新秀绝，已有高格调，如弟影

响吾兄，致有悲壮情绪，少作可也，多作怕影响身体，倒不是怕我兄苦诗作得好，夺了弟的饭碗，一笑。

十五

以前人论诗，说福建派硬填，无轻灵之处。弟观兄诗则不然，吾兄不知读杨诚斋否？为何如此神似也！若使然，吾兄定然长寿也，或兄非福建人也。

十六

兄诗甚佳，流利清新，弟极欣赏。

吾兄此二诗好极，读来有元稹微之之风，尤其第二首最后二句，意在不言中，非常难得，佩服佩服！

十七

复清狂兄来书，意犹未尽，病床口号艺事二首，即

请正之。

其一

西湖雨过石青山，叶上明珠碎复还。

谁解淋漓飞白意，悟参画禅亦清闲。

其二

学艺犹如探宝山，百人九九手空还。

天才功力何时见，荆棘独行视等闲。

十八

信及《贺新凉》收读，关注之情十分感谢。词是极好的，尤其是被弟韵所限，能发挥如此，非常深沉，有才气。弟词一时感怀之作何足道及。佳作奉上，如蒙大笔书当更佳妙。

弟因身体本来不巩固，出院后，百事又要自己料理，柴米油盐不胜其烦。近日身体又觉不舒，不敢多写，勿责为幸。

十九

诗，弟亦非科班出身，是完全“三脚猫”“野狐禅”的，只是此地专家前辈较多，耳濡目染，心之所好罢了。七绝首句不严格入韵，也只知有此一法，觉得“疏朗”“流宕”，有“错落有致”之感。所以然，我也不清楚，或者“有此一格”即是，此事便中再问老先生可也。

二十

中华书局新编《诗韵新编》弟亦曾见，是较科学及现代化（因读字古代与现代语音有改变）。但可能做诗的人（尤其是旧体诗，不是新诗）都是些老先生，他们当然不会取此诗韵。此书在戏剧界、文学界（搞新诗的）应用较广，弟的意见因循守旧当然不好，只要诗的内容上有独创，是不妨采用新韵书的，兄意如何？

二十一

如有可能，屠格涅夫的一个中篇《可怜的姑娘》如能找到，可以一看，我很欣赏。

二十二

法国罗丹看到败墙雕塑，是要买回家去，装在园内的。现杭州古碑垫煤炉的极多，第只楼板一块，送给我也无处可装。

菲力浦死是国葬，他们总理倒不是。

二十三

关于书法的字体，黄山谷、李北海、米芾都是好的，只要能够坚持一家。但是时人与近人不能学，因为一学立刻使人觉得不深。